



天恩師德感應篇（21）

從台灣飛出去

◎ 李清勳點傳師

鄭講師到胡志明市了愿返國後，對點傳師們說：「不去越南傳道，將會遺憾終身，因為越南人民太善良了，應該讓他們早日求道。」農曆年後，從浩然道場傳來的訊息，越南可以辦道了，但要低調點。點傳師們相互鼓勵，各隨因緣，早日到越南佈點，期待一貫道在越南合法化後，大家又可以攜手合作，同修共辦。正巧胡志明市週遭有五堂課，讓後學去了愿，可趁機作深度探訪，好為來日傳道作佈局。

搭四月九日上午七點三十分的華航班機，施兄慈悲願意送後學去機場，早上五點就打手機給他，五點半

車子準時出現在巷口，媽媽和小孩都還在睡覺，只有余姐送後學到門口，天色已經很亮了，金色的陽光衝破雲層，剎時霞光萬道，和風徐來，心胸十分開朗，應該會是一次成功的出訪，心中自我期許著，踩著輕鬆的步伐，哼著盲眼歌手的名曲：「來去、來去、阮要來去夏威夷，來去、來去、阮要從台灣飛出去……。」

飛行時間需要三小時又十分鐘，在機上用早點，有色、香、味俱全的素食餐點，讓後學大快朵頤，真是感恩。帶著一些有關越南的報導資料，想在機上詳細研究，還有二、三篇還沒看完，就聽到廣播要下降了。收

拾好資料，從窗戶向外望，只見大河小河串成翩翩飛舞的彩帶，在日光的折射下十分耀眼，雖然看不到崇山峻嶺，但水鄉澤國的丰采也令人驚艷，還沒欣賞夠，飛機已平安降落。

海關申報單在家已全填妥，很容易快速過關了，可惜行李卻等了四十分鐘才拿到，五、六位台商結伴同行，在身旁不停的報怨，後學主動和他們打招呼，想緩和他們的情緒，看到後學滿頭白髮，又聽到誠心的規勸，似乎讓他們體悟到：「不聽老人言，會吃虧在眼前。」頓時都安靜下來，一位較年長又帶著眼鏡的先生問後學：「你常來胡志明市嗎？」「第一次來。」大夥以懷疑的眼光看著後學，怎麼一點都不緊張，還會隨機說教，儼然一幅「老越」的模樣。「有人接機嗎？需要我們幫忙嗎？」他們善意的關懷，也讓後學十分欣慰，台灣的子弟們，不都是這樣熱誠又有愛心嗎？

和經理約好，出了大門向右，在十號柱子等候，果然不到三分鐘，走來一位笑容可掬的大帥哥，手上拿著標語牌，上面寫著後學的名字，是電腦打字的特大號字體，看到後學就

是九十度的鞠躬，還會說：「點傳師好。」立刻伸手接過行李，請後學跟他到對面停車場搭車。

越南比台灣慢一小時，從機場到經理工廠要九十分鐘，路上正好碰上學生下課和工廠午休時間，人潮車潮塞滿馬路，大多是機車爭先恐後、汽車更不惶多讓，沿路猛按喇叭，還作蛇行超越，遇到圓環又沒有紅綠燈管控，真不知該如何過馬路！後學坐在六人座的中排靠右位置，早已嚇出一身冷汗，右手緊拉著窗邊的手把，左手撐著前面的椅背，雙腳還不時作踩煞車狀，就這樣一路撐到卅堂。參完駕，後學才發現，不止上衣濕透了，連外褲也濕了一大片，越南的「馬路驚魂」是人生難得的體驗，事後被告知，行人穿越馬路時，要以等速度大步向前，車子自然會讓你，若變換速度或中途停止，肯定會被撞！回國前的午餐，特別到某餐廳吃火鍋，車子在路旁停下，讓大夥穿越馬路，親自體驗一下，真的很刺激。

每天一班，共有五堂課，不同的學員，講相同的題目，有二個班可以直接用華語講，另三個班必須翻譯，講相同的內容，翻譯人員才會越翻越

好，是否翻得「信雅達」，只好交給上天慈悲了！先進國家正流行「華語」熱，但開發中國家無此誘因，開荒人員只得多辛苦點，多學點當地語言以便溝通，更企盼能以當地語言來講課，後學向經理要了一本「越語馬上說」當作家庭作業，希望一天學一個字，一年就有三百個字可以造句了，後學也希望他們趕上世界的潮流一學華語，或許明年再來時，大家就可以不用翻譯而直接溝通了。

經理的員工阿明，有位男性朋友，已吃素四年，但尚未求道，第二天工廠內有課，特別邀請他來旁聽，雖然是第一次見面，但覺得很投緣，透過翻譯，請他帶妻小來求道，他很肯定的答應，一定會來。聽經理夫人說，他曾來應徵會計，但因要求的薪水高出很多而未錄用，後學建議她，還是錄用吧！他已吃素四年，又會說英文，對道場會有很大的幫助，這應該是上天撥轉來的人才，要好好的栽培，經理夫人接受後學的建議。

關小姐，華裔越人，妝扮十分中性，頭髮剪的超短，出門又以機車代步，初次見面都會以為她是男生，華語說得很溜，和她閒話家常，可以察覺她十分善良，常到附近廟宇禮佛並

作義工，第五堂課時，特別請她來旁聽，課後作誠懇的溝通，她也答應一定會來求道，並將帶她的諸親好友一起來。

五個班中，只有兩個班在呷堂開，除了經理工廠外，就是歸屬瑞周天如的上晏呷堂，駐堂是一位年近古稀的清修坤道胡老姐。她到海外開荒已十多年，在大馬待了七、八年又轉到胡志明市來，在此已設有十多家呷堂，道務十分宏展，直屬點傳師道務繁忙，久久才來一趟，一切大小事都由她打理，真是難得。上課前胡老姐特別叮嚀，辦道一定要十分低調又謹慎，她說今年大年初三有某組線的兩位點傳師來辦道，不幸被密報，公安來抓人時，當地道親立刻用機車載兩位帶離現場，僅「越南新娘」和「台灣新郎」被逮，查明後罰美金二千五百元，斡旋後降為二千元美金才放人。後學十分納悶，天惠堂在年初即被告知可以辦道了，為何公安還要抓人？是否資訊有誤？一定要問明白。「辦道合法」是國家級的大事，應該會有白紙黑字加上紅關防的正式公告，人云亦云，不但以訛傳訛，還可能誤了大事，提早卡位雖好，萬一抓雞不成蝕把米，恐將賠了夫人又折

兵。

難得有如此長的時間和經理生活在一起，彼此都珍惜這段殊勝的機緣，大家開誠佈公給對方善意的建言，後學也承認自己是個：「急性子、直腸子、又嫉惡如仇」的人，還有許多改善空間，也願意繼續改過勸善，從彼此的關心到家人的關係，擴大到天惠道務的發展，更深入談到一貫道在越南合法化後該有的作為，回想當時他到大馬設廠時，為了推展道務，號召幾位坤道學長去長期駐堂，加上講師群的強力配合，終能在大馬

開花結果，如今這批修辦先鋒，大都已逾耳順之年，先後有三位回台照顧父母，若要再找一些四、五十歲的人長期到越南駐堂，可能不太容易，加上天惠的現有體制，後學還得負責「忠一」的道務，不能像某些點傳師，專責國外當地道務。回台後除了明查暗訪外，只能誠心叩求 老中慈悲撥轉，出現適當的開荒人才，一齊來為越南的道務發展打拼，更期待新人新政，兩岸關係修好，讓「老水還潮」的心願能早日實現，感謝天恩師德。

